



# 如何“松绑”孩子们的童年

## 代表委员为学生减负建言献策

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,着力解决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。从以前老百姓关注的“课业负担”到如今的“课外负担”,一字之差凸显当前“减负”这个老难题的新特点,也引发代表委员热议。

### “校内减负 校外加负” 课外培训出现“剧场效应”

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:



“上联:不怕同桌是学霸 下联:就怕学霸放寒假 横批:差距越拉越大”,道出了家长和孩子面对课外培训的焦虑。或许正因为“班里的孩子都在上”“不上恐怕会落后”,一些本不想送孩子上培训班的家长也不得不加入课外培训的大潮。

“课外培训已经不局限于发达地区和名校的学生了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说,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,课外培训也很盛行。

不少人将此现象称为“剧场效应”。在剧场中,前排观众若站起来,后排的其他观众为了看到演出也只好被迫站起来。“一些校外培训机构赚得盆满钵满,最后苦的是孩子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天津市教委主任王璟说。

他认为,目前学生课外负担重,主要还是来自家长为子女报的各种培训班。学校一般不会给学生布置过多作业,不少家长内心过高的期望值以及“攀比”“从众”心理,造成校内“减负”、校外“厮杀”趋势愈演愈烈。

### 加强教师队伍管理 整治培训市场乱象

“虽然国家三令五申,严禁在职教师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,但这种现象依然存在。”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委员说,有的人拿着公办教师的待遇,却不用心在学校教书,而是把精力放在补习班上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山西省副省长张复明认为,要重点治理教师校外代课,加强师德师风建设,规范从教行为,严明教师管理纲纪。“教师校外培训代课就是违纪,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,直

至取消教师资格。学校连续发生教师违规违纪校外代课的,要追究学校领导责任。”

2月底,针对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以“应试”为导向的培训,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,造成学生课外负担过重,增加家庭经济负担等问题,教育部、民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决定联合开展三个阶段的专项治理行动。

“治理行动的出台非常及时。”王璟说,很多培训机构打着“培优班”“补差班”“能上名牌学校”的噱头忽悠家长,在一定程度上对课外培训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### 破除“唯分数论” 树立正确成才观

不少代表委员认为,从根本上解决“减负难”问题,需要综合施策、全社会共同努力。

“很多人认为好学校的评价标准就是升学率高,好学生的标准就是学习成绩好,用分数这个单一标准来评价孩子和学校,造成减负缺少内在动因。”王璟说,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,努力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不同领域发挥特长,按照不同途径去成才。

张复明建议,要加快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,落实学校招生自主权,建立多元评价、等级评价、分类评价体系。

“中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,指挥棒指向哪里,整个社会的资源调度就会朝向哪里。目前的中高考虽有改观,增加了一些素质选拔的内容,但唯分数论未从根本上改变。”张复明说。

在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看来,过分推崇高学历人才,忽视职业技能型人才,这样不仅加重学生负担,也消减青少年个人兴趣特长,也容易造成毕业生市场需求脱节。要树立正确的成才观,大力发展职业教育。

据新华社

### 听代表委员怎么说

## 孩子是否需要“两个学校”

###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快人快语,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感同身受

“我发现如今有两个教育系统:一个是公办、民办等学校组成的系统;另一个是补习学校,从补习数学、英语等课程到培训书法、钢琴等特长。补习学校如此盛行,我觉得有些不正常。”3月5日下午,北京铁道大厦,政协无党派人士讨论会上,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委员快人快语。

杜卫说,3月1日他来北京的路上,随机问了些人,这些人都说,如果自己的孩子不上补习班,学习就跟不上。

“我一听以后,更加紧张了。这个情况,光靠一个教育主管部门来改革,肯定是不够的。因为培训机构是工商注册的,这成了市场行为。”杜卫援引浙江当地的报道举例,一些培训老师的年收入已达200万元。

“有些家长为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,送孩子到补习班。有些家长为了图省事,把孩子送去补习。但严重的情况是,有些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到位,到另一个课堂,再收一笔

钱,才能讲到位。所以,就出现了孩子不补习、学习跟不上等情况。”杜卫说。

“孩子基本从星期一忙到星期日,从早晨忙到晚上。哪怕寒暑假,不少孩子从学校的课堂出来,又进了各色培训的课堂,孩子接触社会、家庭沟通、亲情培育等问题被忽略,他们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一定影响。”杜卫说。

“这个问题关系千家万户,关系下一代成长,不能回避。虽然教育部门也下过不少文件来治理,但我认为一定要综合施策才行。”杜卫说。

杜卫抛出的话题,随即掀起讨论高潮:

“补习教育现在是一个大产业,很多人想分一杯羹。”有委员接话。

“杜委员对这个现象的描述非常精准。我是家长,知道得比杜委员还直接!”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委员说。

“你孩子培训一年花多少钱?直接一点。”旁边一委员追问李稻葵。

李稻葵回答说,虽然不清楚具体多少钱,

但知道孩子花了很多精力,确实存在两个系统、两个学校。

“如果不允许开补习班,它们会转变形式,转到地下或家里。这问题的根子还是升学标准过于单一。”李稻葵分析,如果把考核标准变一变,让补习考高分变得没用,补习热就会退下去。

“基础教育的功能到底是什么?基础教育不是为了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,而是为了让每个孩子好好发展。”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印杰委员说。

小组讨论结束,走出会场的李稻葵被记者们团团围住。当记者问他作为清华大学教授,想挑选什么样的学生时,李稻葵说:我认为,一个优秀的孩子,应有远大的理想、好的心态,还要有好的健康和情绪管理能力。学习成绩可能短期内不行,但只要理想,愿付出,一定能成长起来。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希望。

据新华社